

有价值悦读

三生石

宗璞



三生石

宗璞

三生石

有价值悦读

宗璞

San Sheng Shi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生石/宗璞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有价值悦读)

ISBN 978-7-02-010088-0



I. ①宗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
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31236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责任校对 王玉川
装帧设计 陶 雷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5千字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 8.625 插页3
印 数 1—8000
版 次 2014年6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088-0
定 价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社会飞速发展,欲求稳定健康、立足长远,必须有具备良好价值的文学读品,丰富和保护我们个体的心灵和创造力;社会飞速发展,现实的我们,也确实没有多少完整的时间,投入心性的培养和审美能力的提升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套“有价值悦读”丛书,以作品精到为编选方向,以形态精致为制作目标,旨在为当今奔忙于生计和学业的人们,提供一个既可以随时便览,抽时间细细品味也深有内涵的文学经典读本。

初出第一辑,以当代优秀的小说家为主,每人一册,不特选小说,作者有被称道的散文作品亦纳入该作者的选本。

限于目前的具体情况,一些作者未能收入眼下这一辑,我们将在后续的出版过程中,满足大家的要求。

我们热切地期盼广大读者,对我们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建议,以使我们能够做得更好,我们彼此能够更贴近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三生石 \ 1

朱颜长好 \ 215

勿念我 \ 233

长相思 \ 253

三生石

小说只不过是小说。

一 判 决

每个人都会死的。但这普遍的经验却从没有人能向后来者描

述。只有少数人有过被判处死刑的经验,若不是立即执行的话,那倒是可以讲一讲的。

梅菩提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向 Z 医院驶去。这一天风和日丽,虽然风还有些寒意,却早已失去冬日的峻峭。杨柳梢头,有一层朦胧的鲜嫩的绿色一直向田野上漾开去,把人的思想和灵魂都牵动了。“已是春天了。”菩提暗想,深深地吸了一口春天的空气。她简直有几分高兴起来,在刹那间,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处境。那时,她的身份是被揪出的“坏”人,这就是政治上宣判死刑的前奏。原因之一是她父亲梅理庵是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虽然他现已去世,但那余“威”,还足够把她的余生笼罩上一层阴影。原因之二是她教学颇为钻研,又是共产党员,所以当然便是修正主义分子。但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,那是她最不愿想的。总之,她在“牛棚”已待了七个多月。从人的自然生命来说,她是一个等待宣判的病人,这时正到医院去看检验结果,好确定她是否患有不治之症——癌。

她在七天前做过一次小手术,切下一小块活组织看是否有癌变。做手术时,她听见那医生喃喃自语:“不大好嘛,都粘到一起了。”声音哑而且涩。一会儿又说:“破了——破了!我还要去开会!”大概是那肿瘤破了,而那还要去开会的医生草草缝合了伤口,大声说:“完了!”当时菩提想,她大概也要完了。

菩提多年来因为父亲年老多病，一直有着读医书的癖好。所以她知道应该做一次小手术，而且知道在她这种情况，应该做冰冻活体检查。那就是取出活组织后立即化验，病人在手术台上等着，若有癌细胞，可以马上做大手术，以免扩散。但是在那乱哄哄的年月里，只要能够检查就得感恩不尽。造反派头头张咏江就是这样说的：“批准你上医院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天高地厚之恩。”当时要她向画像三鞠躬才准假。菩提在肿瘤破裂的情况下等了一个星期。她本以为自己会焦急，会恐惧；但是很奇怪，她却觉得出奇的平静，甚至想到可能有毒水在自己身体里流淌时，不无几分兴致。因为她那被打得粉碎、乱作一团的精神世界，好像有了新的着落，至少她可以想一想癌症问题，而不觉得茫然。

在诊室里，许多人围着一个三十出头的医生，每个人都举着一张什么东西，向他大声说话。医生不动声色地一件件处理着。轮到菩提时，她说明来看检验结果。医生把病历仔细翻了一遍，并没有检验报告。

“你只好自己去找了。”那医生还是不动声色地说，“病理科在后面。”他那镇定深邃的目光，使得他脸上有一种极其沉静的表情。看来他对任何混乱的情况都司空见惯了。

菩提穿过院子去找病理科时，看见许多人在哭，她一时不懂为

什么。等到明白过来，她觉得哭的人是很幸运的，因为他们是很多人一起在哭，死别的悲痛分担在这么多人身上，想必是轻多了。她想起两个多月前，她父亲死时，只有她一人在哭，好像全世界的悲哀、痛苦都压在她一个人头上，而她心中的悲苦，不断地涌出来，涌出来，就是整个世界也装不下。

不要想了！有什么用呢？菩提找到了病理科，却在那平房外面停了一会儿，才走进去。

病理科里有一位头发花白、看上去很像医生的人。他知道菩提的来意后，立即从柜子里找出一块玻璃片和一张纸，显然结论业已写好。老人抱歉地笑了笑。但菩提知道，报告停留在这里的责任绝不在他。他慎重地把玻璃片放在显微镜下，又看了一会儿。

“你愿意看看吗？”他好意地对默然站在一旁的菩提说，一面让出了座位，“这是你母亲的片子吧？”

菩提没有回答，俯上去看了。她还是在大学一年级上普通生物学时看过显微镜。她很容易地看到镜头下的几个细胞，颜色很深，显得很硬。最奇怪的是，它们竟然给人一种很凶恶的感觉。菩提猛然觉得像触到蛇蝎一样，浑身战栗起来。要知道，这些毒物，就在她身体里啊。

“你再看这个。”老人换了一张片子，“这是正常细胞。”正常细

胞颜色柔和,看上去温润善良。菩提默默地看着,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消失了。

“没有错。”老人把病理报告塞进病历袋,递给菩提,一面安慰地说,“可以治的。”

诊室中的那位大夫眼光刚一触到报告,马上抬头打量着菩提。他的目光还是那样镇定,带有菜色的脸上流露出关心与同情,显得善良可亲。“你立刻去打针。”他迅速地开了处方,“打过针再说。”

菩提看见注射单上写着的药物是塞替派,医生签名的地方清楚地写着两个字:方知。一般医生签字总是自创草书,好像生怕别人看清楚,会来大兴问罪之师。而这两个字极熟练,又极整齐,就像医生本人一样镇定善良。

打针回来,方大夫问道:“有人陪你来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有三十岁吗?”

“快四十了。”

“你要做大手术。”菩提默然望着他的脸,等他说出“癌症”二字,但他没有说,只问道,“同意吗?”

菩提微笑道: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”

她接过住院单,见病情诊断一栏里写着“乳腺癌活检后”,旁

边用较大的字写着“紧急！”她知道死亡已经不远了。

住院处的人不知有什么不如意的事，对“紧急”的字样大光其火：“就知道写紧急！走廊上都住上人了，哪儿有地方！书呆子！”他横眉立目地向菩提杵过一张纸：“留下地址、电话，有床位会通知你！”菩提走开时，听见他还在悻悻地说：“这么多人得癌症，专和咱们这儿过不去！”

方大夫听说没有床位，马上站起身来，想自己去交涉一下，但立刻又坐下了。他知道自己去交涉也是没有用的。他冷静地又开了药方：“回去打针，千万别随便停药。不用等很久就会通知你住院。”他微笑了一下。

菩提的心颤抖了。七个多月来，在她的系里，从没有一个人向她露过一点笑容。她熟悉的，只是她的邻居兼难友陶慧韵那类似笑容的表情，那其实是一种想要安慰菩提而做出来的、极其疲惫的神色。她好像已经忘记真正的笑容是什么样的了。在那疯狂的日子里，绝大部分的熟人互相咬噬，互相提防，互相害怕；倒是在陌生人中，还可以感到一点人与人之间的温暖。

回家去时，菩提觉得简直骑不动自行车了。但不骑又怎么办呢？她只好慢慢地用力踩着脚蹬。刚刚苏醒过来的田野散发着淡淡的、春天泥土的芳香。“而我就要长睡了，那是怎样的一种经验

呢？”菩提心里感到一阵轻微的痛楚。她不觉想起莎士比亚的诗句：“那死后不可知的神秘之国，从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。”既然从没有人能回来，也就谈不上经验了。若能相信死后有灵魂多好，她可以相信，死亡不过是去见她亲爱的父母的一段路途。死后倒可以亲人相聚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但那是从没有人回来的神秘之国啊，回不来了！回不来了！

她终于到家了。那是全校几个住宅区中最破烂的一个。它本是清朝某亲王的一个私园，形状很像一个旧式的钥匙，又很小，故名为匙园。有一湾池水，几座假山，还有些楼台亭榭，想当初定是个风光宜人的所在。如今年久失修，再加上快有半年的“革命”，革得到处断瓦颓垣，一片荒凉。那一湾池水多年来已成为茂盛的苇塘，乱蓬蓬地长着芦苇。菩提现在的住处，便是苇塘附近的两间小破屋之一。屋前有一堵短墙，居然形成一个很小的小院。院门是花瓶式的。院中原有一树丁香，在梅氏父女被赶到这里来时，红卫兵把丁香刨掉，指定这小院作为倒垃圾的地点。大部分人还是把垃圾倒在园门旁，也有人倒在这小院门外，却从没有人到小院里来倒过垃圾。小院光秃秃的，只有一块一人来高的大石头，挺秀峻拔，形状宛如一截缩小了的峭壁，伫立在墙边。

梅理庵死后，西语系的一个西班牙语女教师陶慧韵，现在是现

行反革命分子,被赶来住进另一间。她的房门向来是不锁的。她自己说这是“以便随时查抄”。菩提进得院门,先推开慧韵的房门,把那辆破自行车推进去。菩提原有的车较新,在第一次抄家时就不翼而飞。慧韵的车破得没人要,倒还能凑合着骑。这破车放在这间房里很协调。房中只有一张行军床和一把旧椅子。床上被子凌乱地拖在潮湿的地上,椅上乱堆着杂物。还有一个蓝色的小板凳,那是慧韵常坐的。菩提轻轻叹息,走进自己的房门。她觉得再多一步也走不动了,立即躺了下来。

菩提最近得病,造反的头头们怀疑她有什么图谋,对她的小房间又进行了一次小规模查抄。这方寸之地便显示出他们的功绩,乱糟糟简直像好久没有住人。窗帘扯下了半边,故意砸破的茶杯东一个、西一个,有的仰着,有的扣着。满地是煤灰和碎纸屑。只从门口到床前,又到桌边,形成一条三角形的轨迹,好像花园里的小径一样。这小径几次使菩提想起从前家里的花园。梅家多年一直住在学校里最好的住宅区,每幢小洋房附有一个自成格局的花园。梅家花园以竹为墙,在茂密的翠竹和菩提卧室之间,有一片三角形的草地,是那种极细的羊须草,绿得那样匀净,在阳光下像波浪一样闪光,踩上去软软的,还有弹性。这些都已经不再存在了,一切都成了碎纸屑,成了没有任何价值的碎纸屑,洒在地下,让人

践踏。

菩提休息了一下,觉得有力气睁开眼睛了。她最先看到的,便是她父亲的骨灰盒,其实应该说是骨灰罐,因为那是一个极简陋的陶罐。这七角钱一个的陶罐,是火葬场对“坏”人的最高规格了。便是骨灰,也多亏了那里某一个造反派头目莫名其妙的善心才得到的。

骨灰罐摆在靠墙钉着的木板上,罐前常摆着一杯清水。菩提记得父亲是最爱喝茶的,被“揪出”后,有时无法得到茶叶,便只好喝清水。遗像当然不能挂,何况也没有照片,全部没收了。这点菩提倒不觉得遗憾,因为父亲整个人,在她心中是这样清晰,过去的记忆是这样丰富,使她觉得没有任何眼见的实际形象能超越过她心中亲爱的父亲。

菩提望着骨灰罐,父亲病、死的情景,在眼前浮现出来——

不过是两个多月以前,一月份,正是北京严寒的时候。一冬天都没有好好下场雪,那几天天气阴沉沉的,不时洒落大大小小的雪珠儿,破烂的小院地下又硬又滑。那时菩提住在慧韵这一间。那天清晨,她看见雪珠儿还在飘洒,便捡了几块砖头垫在路上,预备父亲行走。等她推开父亲的房门,却见老人还躺在床上,而且在呻吟。

“爹爹病了!”菩提马上想到。她一步迈到床前,见爹爹双目紧闭,面色潮红,布满老年斑的脸上泛出极细的汗珠,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。他呼吸急促,说着谵语:“慈——慈——”那是菩提亡母的名字。

“爹爹!爹爹!”菩提大声叫道,伸手去摸爹爹的头,额头是冰凉的,这并不排除高烧,可是连温度表也没有!她又扯过一块毛巾在爹爹脸上擦拭,擦了两下便扔下毛巾跑出房来。

天空十分阴暗,简直分不清是清晨还是黄昏。刺骨的寒风夹着雪珠劈面打来,使得菩提屏住了呼吸。她却并不停步,拼命地向校医院跑去。雪珠飘落在她头发上,脸上。她的眼镜湿了,眼前一片模糊。她取下眼镜,本来又湿又滑的路更觉凹凸不平,好像还在上下颠动。她只好用衣襟擦擦镜片,一面跑一面再戴上。这路好长,好难走啊。她就一路擦干眼镜,再戴,再擦,再戴,跑到了校医院。

校医院的人听说是梅理庵病了,有的漠不关心,有的幸灾乐祸,有一个秃顶的什么人冷冷地说:“装病逃避劳改吧!”

菩提正用衣襟擦拭脸上的雪水,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她不知道人和人之间怎么会变得这样狠毒无情,而且以为这是最高的革命道德!终于有一个三十上下年纪的人走过来,答应派救护车

去。菩提跟着他去打电话，这人低声说：“我听过你的课，唐诗选读，你讲得不错。”菩提看看他，仿佛记得这原是药房里的人，这几个月到耳鼻喉科当大夫了。他见菩提在擦眼泪，便又说道：“不要来这儿了，没有大夫。进城去吧。”

菩提谢字还没来得及出口，这人已转身走开。她知道和她这样的人说话，对任何人都是不方便的。她略一定神，便给历史系打电话，代父亲请假。接电话的人又去请示，回来冷冷地说：“去治吧。”便把电话挂了。菩提接着给中文系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正好是张咏江。这张咏江最喜欢向人介绍自己的大名：“张咏江，歌咏的咏。可不是现在改的，生下来就叫咏江。”他真有先见之明！早知道“江”之该咏！菩提几次听见他自我介绍，总是这样想。

当时张咏江说：“病了？你陪着上医院？行吧！”他说的话无可奈何可击，但口气冷硬，真能落地作金石声。

菩提坐上了救护车，像是抓住了什么救命仙方，心里安定了许多。车子一开，又觉得特别慌乱。她想不出父亲现在怎样了。他是不是脑溢血？会不会翻到床下来？这车怎么开得这样慢！等车开到时，爹爹会不会已经不在人世？就剩她一个人，爹爹怎么能放心得下啊……菩提仍不时用衣襟擦眼镜，雪珠敲打着车窗。

到家了！菩提跑进门去，看见爹爹睁开了眼睛，用力地问她：

“你到哪里去了？”声音勉强可以分辨。

爹爹活着！菩提一下子抱住老人，哽咽地说：“救护车来了，咱们上医院去。”她迅速地给老人穿衣服，一面问：“爹爹是哪儿不舒服啊？”

“我——我两天没有小便了。”老人吃力地说，“我怕你担心，没有说。再说，假也不好请……”看见菩提嗔怪的脸色，他这样回答。

老人为了帮助女儿，尽了最大的力量，一手靠住女儿，一手扶着墙壁，每拖一步，都要大声呻吟，冷汗和着雪水流进了衣领。不过十来步路，不知走了多久，好容易上了车，他又处于半昏迷状态了。门口有邻居经过，都停下来看着这辆车。有人悄悄地说：“梅理庵病了。”这低低的语声和同情的目光，使菩提在冷风中感到一点温暖。

在市中心某大医院急诊室里，到处挤满了人。躺着的，坐着的，站着的，真像难民一样。经过多少周折，多少恳求，终于弄清老人患前列腺肥大，小便不通，现已有中毒现象，十分危险。菩提小心翼翼地问那个戴着黑边眼镜的医生：“您看该怎么治呢？”

“我们不收，没有床位。”医生用两个手指扶了扶眼镜，冷峻地说。